

茗柯文編

附詞

冊二

蘇州府志

卷之二

茗柯文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

并序

館試靈臺偃伯賦

館試蜡賓說禮賦

館試匠成翹秀賦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館試大愷樂賦

館試龍見而雩賦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原治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莊達甫攝山採藥圖序

文稿自序

安甫遺學序

虞氏易變表序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送左仲甫序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書山東河工事

書左仲甫事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贈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袁太孺人傳

江安甫葬銘

祭江安甫文

江西精舍人文二子首錄一卷

告安甫文三首

祭董潯州文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蕉花賦

并序

阮司農座主鄉嬛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蕙圃之巴苴裁縹玉以爲葉舒青霞以爲萼揚翹
歲蕤樹萼滄淡夫容發波到植蓄蘭擢孤榮以四照苞深房之密掩
馨回綠以風轉芳滋紅而露湛于時朱炎曜夏素晷移秋芳草欲歇
繁英旣收心百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旣榮朝而萎暮若昔逝而
今適諒榮萎其迭運何今昔之相侔奉君子之盼矚效弱植於軒墀
豈華豔之敢飾幸芳臭之在茲感蘭蕙之早晏念蘅杜之相違恐秋
風之易落怒芳洲之未歸馳清暉而結思恆百卷以爲期辭曰赤巖
山前路以遠扶荔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衆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

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洽道豐曷聞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是以師貞大人
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通電擊霆震龍翔烏翥索之招搖之下行乎太乙
之中三曾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迺反齊斧挂敦弓倡愷樂以偃
武登靈臺而課功瞻彼靈臺之爲制也丙巳奠位房心曜精前明堂
之赫艷帶璧水之滄滌眇傑構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章是書雲
物馮相以測機衡察五是之來備考三階之泰平于時釋奠儀具獻
馘禮成回戎輅萃輕萃仿徨乎靈囿而升乎高臺之嶢崢進蓐收使
受鉞屬勾陳而洗兵維彼師節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偃旌惟夫
伯也者纁繆上陞華芝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副弧旌枉矢朱鳥白
獸八方維中六甲句戊九八四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罷亞則騰
驟回皇則天旋掣曳則山仆司幄機而爲目運奇正而相首聲金鼓

之和響聞笳管之清奏當夫鵝鸛朝弦豺豨夜鎧陳壓崩雲鋒驚立
海象弭魚須忒矛鎗鎔百金之士鴈麗十決之雄鵠待司常分旗卒
閒斯在北風吹而臘臘流波縈而浼浼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刊崑
崙翕張而萬騎番皇軫轉而三軍錯瑾一麾翩如再接厲乃故能蹴
秦望于埃墟埽楚氛以木櫛使卷舌反踵岐頭植髮莫不崩角稽首
棋頭樹頰望荼火而惕息與蟲沙而腐綏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
執同聽凱故其偃之也解飛旂脫維紉褫垂旂之旖旎祛綢杠之輪
困收龍章之煥霍卷虎畫之燐煽將遂剖提鼓碎金罇埋暢轂破文
茵倒干戈而卻載耜騏鼻于閒畛朝無冠鷩之將野無服劍之民豈
徒銅虎銷其符璽牙璋毀其齟齬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
軌東鯁案轍三光宣精十輝時節罰質芒寒櫬槍燿滅北落之陳虛
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燿之休徵樂符瑞之章徹聽鐃吹而朋怡仰
天衢而曹悅爾乃司馬執法太史陳符觀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

無僉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恩洋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

追來孝于

陟降播柔武于寰區疆鯢既翦封狐既除自我天覆弗震弗渝文威

赫其廟算承烈訐其顯謨蓋韃橐命于姬氏干羽陳于有虞雖自古

而爲昭殆方今而未俞也遂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奮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既偃與民共慶乃流辟雍遂開明堂於千

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 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偃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德者道之失禮者德之逸治化

之與氣運若漸於淖而汨焉動以遠則騰而軼矣何以稽諸汗尊而

杯飲者不以燔炙爲饌也營窟而槽巢者不以棟宇爲謚也帝緒王
統或繼或述天青地素一文一質人藏其心神閱其吉是以素王臨
兩觀而興歎悼小康之莫必意彼六君子者蓋將終古而不出矣夫
主人曰吁豈有是哉若客所言則是唐矯道不卓而姬妣治不休也
泰山之封何儀七十有二而未適哉往者周綱旣解王澤卽幽麓弛
其系統焚其旂十二力政潰潰浮浮孔子雖制作倉黑不代求興于
魯麟以次春秋監彼二代亦曰從周故乃原百一之澤明張弛之由
寤象魏之明備志禮教之優遊俟後聖有作而道罔不侔也蓋亦覽
方今之治與三代儔乎哉

大清之有天下也功邁往紀德隆古初

四聖重光以咻以嘘民不識帝力厥有政有居作而相胥息而相於
其覺喏喏其臥蘧蘧一百六十年有餘矣是以禮樂旣備而民用燕
譽也我

皇受之振天紘幹地榦握乾符持坤算有孚在上中正以觀赫風雷
之眇屬爛日月之清晏然後搜薪爇于旱麓載羣雅于雲罕懸旌設
磬執簡奉翰皋棄之徒思曰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
輝而雲縵也陬澁之域飲食衍衍領引日盱相與屬乎輪轂者若掌
眇而指按也夫其顧諟明命昭假不遲天地爲本事則舉之又暘肅
兩仁敷義施孰柄孰端陰陽四時考朝究夕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
功不私恩開威閣生殺互倚鬼神五行是復是司頒憲飭典陶軒育
羲禮義爲器情田以治馴臯革獍纓羈絡縻比于四靈胎天可窺于
是仲冬日至中孚信養萬物權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反始恭
園丘之煙煬爰巖

父以躋配蒼五精之嘉貺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張器用陶匏齊列
秬鬯六變旣畢百靈時嚮神明胙饗闔闔誅蕩嘉無斃于對越駿奔
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瞻

陟降而載愴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門也治之源也是以六合祇德九寓庸恩外泝八埏旁暢無垠驚蟲迴面而內向鵠舌革響而棲樊楚氛既靖秦弧載鞬舞虞千之奕奕陶崇墉之言言足使枳頭交踵之國結胸儋耳之蕃戶皆封而不閉壤可游而罔罽然而

聖主猶孜孜勿寧篤近舉遠屏符瑞之彪炳卻雅頒之赫煊成周之橐既建靈臺之伯斯偃興舞七德議禮二本酌中尊于四衢刈衆芳于九畹功不見其所事俗不知其所返物生其共人貢其悃斯古之所謂大順道積焉而不苑者已故曰聖有前後道無咎悔苟符節之能合實今古而相待尼父刪述六經載采漢初萌芽唐猶傀儡宋學刊其圭璧明制遺其鼎鼐更降迭替越二千有二十載而後大道之行于此乎在也豈非百世可知而聖言非給歟客既餞于至道飽乎

帝則炯乎若覺攬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謨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恧而昔嘗恨不逮夫帝世聞斯論也其置身大庭之側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

以入學庠序以脩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厥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紘

天綱以遐覆縉井收而用汲興三雍之上儀開二酉之祕笈雖葑菲而必采孰椒蘭之弗緝執經則園橋俱觀籲俊則四門並入維作人之雅化本因材以登擢樂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千章於采桷熟百穫于稭穠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摧譬翹秀之殊材待匠成于採斲鈞

鴻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數荆衡卉木之場卑
枝雲構靡幹風攘猗儺接畛淖沟連岡必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
揚百圍殊于樗散七年識于豫章江漢則爲杞爲梓終南則有紀有
堂信高標而自賞羌拔類以爲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于膠庠至
于春藥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爲芝穉下垂而象黍幽蘭時菊之
標玉的金莖之侶絜無言而孤秀洵不暱于野處揚紛葩于紉佩美
嘉薦于筐筥流左右于苻菜鬱條鬯于秬秠似英華之初發始譽髦
於術序於是選公輸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根柢而呈嫫約鉤衡
以效伎運精心以司契順衆材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標直從
繩分弧綴矢理正雲披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棟梁成器而珍維簠
簋胡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至其養芒角培萌勾雨深葉茂風
暖花柔滋九畹而將刈服三時而待秋被厚澤之旣渥誦厥壤之可
游掇遠芳於叢薄攬孤馨於道周故使薜芷不闕于湘沅蘋藻見取

于公侯實受成於亭毒豈資煤於蹇修是知維木有翹

皇則匠之維草有秀

皇則成之苟甘白之可受自追琢之必施問彌綸於上緯胡帝則之能窺千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穎以效時松無心而干日葵有意而傾曦冀

雨露之必及緬矩矱以爲期又孰知匠氏何以用其斧削鬱人何以齊其尊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第六行終於睦嫺因物付物以人治人猶衆木殊材而規榘同其曲直百卉殊氣而芳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掄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被濯摩厲懷材貢珍不識不知而臻大化之淳者豈非學校之化陶冶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以麋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雖迭取于紐引實孕始于亥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童麋是爲天正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二曜重麗五星高暉黃赤殊其躔表東西互而超趨粵有星紀是爲天朔牽牛之初其道有倬起經維而肇緯度引觜觶而絡辰角昬震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剝星迴杓而再建日周次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闔捩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弗馘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澥也是以握光述氣中孚爲端甲子初正九六相搏滋黃宮以信養感赤象之生蟠雖候乍分子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三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所以爲宙合之橐而正夫七始之迴環周人取焉改月紀元標微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於易象胎罔直於元門冰終時而

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既孳生而子應固蠢動而春原帝非愆於出震
時適會於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於夜半協陽光於
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以調律六宮先至日而和典
五史編首時而載筆蓋用九以倡八六體一以芻四七故正時不以
歸歲之餘而陳風特以稱日之一且夫正朔三改文質再旋順三才
以爲序實百王所同然軒轅以尙赤爲統虞姁以建子爲年夏規殷
革商紀周遷並改時以命月明稽古以同天故知春氣雖成于青陸
春陽先動于黃泉此尙書有伏勝之說春秋有陳寵之傳然而正歲
記于周官汁月聞之虞史雖成正於天統實不易于人紀美夏數之
得天驗盛德之在水候五日之結蚓佇三朝之瑞雉所以順造物之
生長一百姓之聽視蓋尼父所以禪周正考三王而合揆者也我
皇上熙績欽堯道經演孔正乾坤之敘執天地之總授時則卦取大
來推策則爻先反動八能之氣旣調三素之雲常滄雖復寒溫測于

孟京占步推于焦董不啻指春工于條末窺天象於筦空何足以識
三十六宮之往來百七萬里之併幪也哉

館試大愷樂賦

以欽至二云畢告捷在茲爲韻

皇帝嗣位之六年文德既盈武節斯稔振兵釋旅作大愷之樂以功
薦於

太寢禮也八荒四埏萬類千品枉繩邪匡道履度稟回回焉淦淦焉
聆奏者神繹撫節者志懷若諧節韶之成化可遊而和可飲也粵我
大清之有天下照之以日月容之以天地恢之以久大成之以簡易
芸生之屬靈蠢威遂譬繁林之翳而鸞鴉並棲膏土之沃而薰蕕共
植遂乃有苗弗率防風後至義干斧鉞之誅罪甚市朝之肆聖王閔
焉乃詔太尉進司勳厲勁卒勒雄軍靜若山岳動成風雲簡不率教
者而誅之若雍氏之艾耘然猶解毫津之罟戒崑岡之焚兵以撫戢
爲治令以寬大爲文優柔夷愉使其回面而內向是以歷五載之久